

## 彷彿飛翔一樣自由



彷彿飛翔一樣自由

我把所有的注意力，集中到被髮絲遮蓋住的雙耳，我幾乎可以感受到空氣的粒子，輕微地，和緩地，沿著耳殼上的曲折和起落，沿著耳輪漩渦般匿藏進深暗的耳道，如是悠然的頻率，如是安靜。

好似任何波動、任何窸窣聲響，從來沒發生過。

我在樓梯間的最底層，做好起跑姿勢，抬頭向上望去，正頂天窗處燦爛耀眼，瀑布一樣，傾瀉聖潔的光。

那個樓梯，一直轉，一直轉，如果跑上跑下突然停下來，扶手會慢慢動起來，牆壁也是，木頭地板也是，好像，全都活了起來喔。弟弟的聲音很細微，還間雜著，一絲空氣被吸納進入氣管的勉強。

去年底，弟弟病情惡化，因為尿毒症，幾度瀕臨昏迷。我請假飛回台灣，陪著他在醫院裡過了一個月，病情才恢復穩定。他是個早熟的大男孩，不再喝養樂多了。臨回巴黎之前，他給了我他的伊媚兒，我們經常上網互通信息。



前年冬天，弟弟的身體還不是太糟，爸媽帶著他，到巴黎來看我。我住在二十區，一處兩米見方的小單位，衛浴在寢室外頭的廚房旁邊，和其他七個同樣學習音樂的年輕人共用。爸媽帶著弟弟住到河左岸的聖杰曼，一座纖瘦猷有風韻的旅館，莫不有百來年的歷史了，斜折的屋頂正對著宏偉天主教堂的十字架。你們客廳有一股怪味；還有，你們這裡的樓梯，跟我們旅館的比起來，真是太爛了。我看著說話的弟弟，不知該接什麼。爸媽在一旁突擊檢查，看到衣架上間雜晾曬的男女內衣褲，表情有點僵硬。

弟弟帶來了一台數位相機，一台筆記型電腦，以及一堆聯結線。雖然才上國中，他卻在我面前手腳利索地安裝好軟體硬體，開始幫我上起電腦課。我聽了兩遍，仍舊弄不明白。前一天練習的海頓第三十七號鋼琴奏鳴曲第二樂章的行板，不停在我的暈眩裡泅泳。

拜託，姐，你真的很遜耶！他只好拿起紙筆，將一道一道的程序，用樹狀圖解方式記下來。他握筆的手很堅定，字跡方正愁拙，卻不是我曾經認得的孩童的筆觸，不是當年在生字簿上，經過我一筆一劃訂正的筆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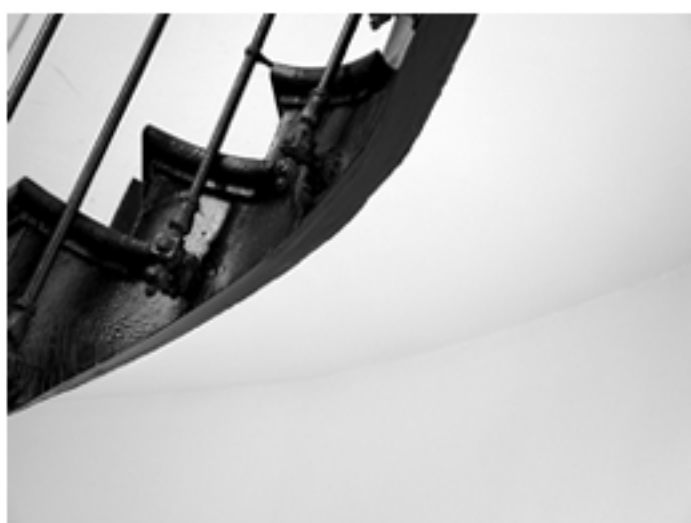
吃過晚飯，他們跟我到我打工的小酒館，三人坐在舞台的正前方，爸媽喝著紅酒，映著燭光，臉龐紅撲撲地。我彈到第三首李斯特時，看到弟弟累得睡著了，他側枕在手臂上的面容，顯得有點蒼白。



弟弟和我，年歲相差幾乎一輪。因為先天腎功能衰竭，他從小學二年級開始，就頻繁進出醫院洗腎。我經常一下了鋼琴課，總會先買兩瓶養樂多，然後直奔醫院，一等瘦小身軀的他做完療程，虛弱的躺回病床上，就將插上吸管的飲料遞給他，自己則拿著另一瓶，裝模作樣地喝起來。

喝完了嗎？喝完了嗎？他總是有氣無力、卻又著急地問我。

我喝不完耶，你幫我喝好嗎？我將幾乎原封未動的飲料遞給他，看他滿足地、很費力地吸飲著。



坐在樓梯的最高處，握著數位相機的雙手汗淋溼滑，我的胸口激烈地晃盪起伏。剛才一口氣，從旅館底層一路向上，奔爬了七層的狹窄迴繞階梯。

姐，妳那時候在酒吧裡彈琴，一點都不遜，超酷的。還有對不起，我後來睡著了……。弟弟說完這些，不知道是疼痛還是疲倦，闔上眼睛，側過頭去。

喘著氣，睜起眼睛，透過金燦的陽光，我看到了弟弟說的，旋轉的世界。黑白分明的地漆與牆面好像在滾動，深色的涼冷的扶手扭曲變形，不停轉彎的梯面急速上浮，就快要迎面浪襲而來……。心裡伴奏著史特勞斯的飛翔波卡舞曲，我不斷地按下快門，紀錄這些彷彿活轉過來的寂靜又豐富的異象，我要馬上回家將照片上載，傳給星球另一邊的弟弟。我還要告訴他，就像他看到舞台上彈琴的我、我的生命的專注，我也看到了，自由敏感的他，那時孤自一人，忘卻了身體的障礙，一路奔爬到樓梯頂端，意志堅定地，彷彿飛翔一樣。

